

诗意悠远的宝瑶古寨

张声仁

在央视龙年春晚(长沙分会场)上,有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歌舞节目《潇湘齐鸣唱幸福》。节目里,洞口县瑶族歌手阳韶芝率领一群瑶家姑娘唱着动听的瑶歌:“从前旺公旺婆来到这里,用勤劳双手建起层层屋。这里山好水甜美,这里生态宜居住。寨子里老幼和睦相处,生活过得快乐幸福……”看着瑶家姑娘边唱边舞,听着动听的瑶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去年在宝瑶村参加首届熬茶节活动,听阳韶芝在舞台上唱《大美瑶溪等你来》的动人场面。

宝瑶村是雪峰山腹地一个风景如画的古村落。从洞口塘往西,沿着雪峰山里蜿蜒的草砂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便可抵达。穿过宝瑶村古色古香飞檐翘角三层的牌楼,在古寨里徜徉,悠远的诗意,扑面而来。清一色的灰色屋瓦清漆木屋,依山傍水,在古寨里错落有致地排列。以村广场高高耸立的钟楼为中心,寨子在宝瑶河两岸向东向西蔓延。

钟楼右侧,可以看到古驿站的残垣断壁。勒刻在驿站石门柱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从古

驿站西行,沿着青石板小道,可以领略古人行路的艰辛。这条古驿道,是湘黔古道的重要地段。潇湘电影制片厂根据作家屈国新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古道西风》,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古道像一条蚯蚓,在雪峰山腰上爬行。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望不到山顶的高山。朽烂的油杉木护栏,见证了这条崎岖不平弯弯山道的沧桑。

古道上的思义亭,位于湘黔古道要隘鸬鹚岭,是标志性古建筑。它始建于唐天宝年间,清时重修。建筑面积66平方米,砖木结构,四面青砖齐檐,抬梁式构架,两端设拱门出入。亭内左右有十余米长的实木条凳,凳面宽40余厘米,可卧可坐;地面用不同色的圆形鹅卵石扎插成趣盎然的铜钱花、莲花等图案,十分精美。有人曾细数过,亭内地面铺设的鹅卵石有73062块。坐在思义亭里,细细品味拱门上的楹联“莫忙喝一杯茶去;且缓待几阵风来”,真是妙不可言。相传,大诗人王昌龄在被贬龙标尉时,送去武冈上任的好友柴侍御,路过思义亭。他品着芳香扑鼻的清茶,见青山隐隐,不觉诗兴大发,写下了名篇:“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宝瑶广场旁边,有两株千年银杏树,它们一雌一雄,相互守望,当地瑶民称它们为鸳鸯树。雌树年年硕果累累,成熟之时,远近游客,特别是情侣争相前来采摘。宝瑶村民,就像这两株千年银杏,世世代代和睦相处,互敬互爱。

村谚有“上五里喝熬茶,下五里讲瑶话”,说的是宝瑶村里喝熬茶的淳朴民风。春天里,村民从高山上采回野茶树的嫩叶,加工制作成茶叶,打包后放在火塘屋灶上头悬挂的炕筛里备用。这看上去乌漆麻黑的茶叶,放进架在三角架上铁锅里的山泉水中,用柴火熬,能熬出黄亮亮的汁液。用小勺子将汁液舀出来,筛进小小的茶盏,然后慢慢品味。

喝熬茶是有讲究的。千百年来,寨里有了喝迎宾茶、孝亲茶、和气茶、相亲茶、恩爱茶的习俗,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熬茶文化。尊贵的客人来了,主人赶紧架起铁锅,把珍藏的茶叶取出来。熬出浓茶后,用精致的茶盘,把装满茶水的小盖子端出来。客人依次取茶,喝完后将茶盖依次放进茶盘。记性极好的主人,又去铁锅中舀出第二道茶,茶盖的位置绝对不会弄错。反反复复,直喝到客人芬芳满颊、舌齿生香、头有微醺而止。子女孝敬父母,不用言语表达,一切尽在敬献父母的一盏温热的熬茶之中。邻里有了纠纷,管事的长辈,把双方喊拢,坐在火塘里,几盏熬茶喝后,便可握手言和……

去年,村里举办了首届熬茶节。省、市、县的文艺名家相聚在宝瑶古寨,把一个700来人的小山寨搞得热火朝天。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把宝瑶底蕴深厚的乡村文化展示出来了。他们载歌载舞,抒发对盛世的讴歌,对甜蜜生活的赞美。

谁曾想到,这个繁华古寨,因湘黔古道的废弃,曾经沦为穷乡僻壤。脱贫攻坚,山里来了扶贫人,他们伸出热情的手,修公路,清河道,筑堤坝,建新房,使它成为农业部授牌的美丽乡村。在乡村振兴的进行曲中,宝瑶又展现了无穷魅力,它成了三星级的旅游胜地,每天来这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村里接待游客的客栈,也从一家发展到二十多家。旅游经济,让宝瑶富起来了,活起来了。

看到穿着瑶家服装的村民在古寨忙忙碌碌的身影,听着他们发自肺腑的欢快瑶歌,我仿佛看到了大山深处的宝瑶古寨,焕发出青春的容颜。它正迈着欢快的步伐,走向美好的未来。



资江晨晖

雷洪波 摄

◆精神家园

邕江岸边思故园

宁财明

本来过春节是应该回去的,因为不可言说的原因,又只能蜗居他乡。正月初二那天,故乡的朋友发来了诸多祝福的短信,我有点泪目。打开抖音,打开朋友圈,看到邵东市野鸡坪镇的黄家村又耍起了车马灯。我出生在这里一个叫周陂冲的小院子,我的童年到少年时光都留在这一方山水。这里的乡邻淳朴得就像一面不染尘埃的镜子,他们给了我太多的温暖。我父母去世得太早。正是承他们的不弃,“孤儿不孤”的我读完了初中。

我是在山顶的保德祠(取名锦河学校)读完小学的。班主任宁利华特别心疼我,把我当儿子一样呵护。记得小升初的那一年,换了一个男老师,叫宁汉平。到我家家访时,他落泪了。在学校里,他想方设法端正我的学习态度,放学后还会对我单独辅导。小升初考完后,我借了他一本连环画,名字大抵不记得了。后来弄丢了,还不了,又不知如何是好。直到领取录取通知书时,才硬着头皮来到学校告诉他这事。他一笑了之,反而为我骄傲。当时,我以全年级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

教数学的是宁广林老师,给人很威严的感觉,学生都有点怕他。至于他的课,我不敢调皮,怕

教鞭,或是还因为我的底子薄。广林先生其实是个很好的老师,写得一手好粉笔字,扁圆体,很漂亮。我同桌锦魁也写得一手好字,我是立志要超越他们的。直到上初中出黑板报,我还在模仿他俩的字体。后来回乡,几次和广林先生聊学园趣事。先生总是赞赏我的公德心,其实是先生的言行改变了我。

此刻,邕江两岸华灯初上,抖音里故乡的车马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领头的是我的学长唐志平先生,一个秃了半边顶的“小老头子”。这个小老头子是被智慧吞噬了头发,他挺着个大肚子,那里面装的全是诗书。撑大的肚子里,有很多湖南地方花鼓戏和民间小调的唱段。他做人的格局和胸怀大得很,把邵东作协搞得风生水起,在三湘大地闻名遐迩。前几年和他说过一些车马灯的段子,曾建议他将中断20多年的农村戏班再组织起来,发扬光大这些传统剧目。终于,好戏开台了,幸甚幸甚。这个大我两三岁的小老头,是我故乡的一道风景。

微风拂面,邕江里的渔火也生动起来。观看完故乡的车马灯视频,昔日的那些人、那些事便清晰起来,正是“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宁财明,邵东作协会员)

◆湘西南诗会

账簿(外一首)

梁厚连

旧日历的最后一页与新日历第一页交替之间

我从小镇的屋檐下走过
那通明的灯光照亮石板路也照亮我的昨天与今天
不知哪来的冷风
倏地翻开了三百多页的账簿
其中最醒目的有三笔
一是这个冬天欠我一笔雪
二是我欠父母一张返程票
三是我让某个女子等了太久

写诗的意义

或许是刚下过雨
或许是天已经黑了
摘下的石榴花苞
一直躺在手掌里
没有哭也没有笑

犹如还长在树上一般悄然
开出了花

假如这一幕
树上的花苞看到了,会怎么想

石榴树的主人看到了,会怎么做
有没有人知晓接下来将发生的事

此时此刻
我这个摘花的人也给不了答案

我只能写一首诗陪伴这花
然后告诉那些还想摘花的人
折断的地方
很疼
(梁厚连,绥宁县作协会员)

◆人物剪影

难忘最是点灯人

周志辉

我刚进高中时,成绩比较好。哪想到了高二,数学和英语课就跟不上了。我十分着急,想加班加点补上来。晚上寝室熄灯后,我就偷偷溜出来,找有灯光的地方学习。那时“借光”的人较多,学校也管得较严格,只要稍微去晚一点,几个隐蔽的地方就没有位置了。

有一天,我去得较早,结果又扑空。我心里十分懊悔和不甘,便心一横,到处乱窜。结果,还真发现了“新大陆”:教学楼顶楼偏僻处那间小阁楼还亮着灯!我刚蹑手蹑脚地凑到窗户边,门就打开了,走出一位年轻的老师。问明情况后,他赞许地看了我几眼后,要我明天继续来。然后,他轻轻地把手关上,休息后也没有拉灯。

第二天,我又去,灯果然亮着……此后,那位老师好像知道我会去似的,每天都亮着灯在那等。有一天,那位老师回来得较晚。他见我还在看书,就好奇地凑了过来。刚瞧一下,就连说光线太暗了,书上的字一个都看不清楚。还说正在备考,准备考研究生,要我到他房间里去一块学习。他说,数学和英语方面有不懂的地方,随时可以去问他。我怕影响他,死活不愿进去。次日,那位老师买了一盏台灯回来,放在书桌上,紧挨着我看书的窗户。在那位老师和那盏台灯的温暖下,我用了一个多学期的时间,将数学和英语科目的短板补齐。

就在我对高三和未来满怀憧憬时,生活给了我当头一棒:家里发生重大变故,无法同时供我三兄妹上学。上初中的弟弟妹妹争着要辍学,外去打工挣钱。我坚决不同意,说父亲去世了,我就是家庭的顶梁柱。我们三人互不相让,各说各有理。于是,我决定先斩后奏,趁母亲和弟弟妹妹睡着后,背起行囊,连夜到一个事先约好的私人矿场打工去了。

听人说,我辍学后,那位老师阁楼上的一盏台灯还一直亮着,直到他考取研究生离开。他还不止一次为我的境遇唏嘘。

第二年正月的一天,母亲突然跑到矿上找我。她一脸兴奋地告诉我,有天大的好消息。说班主任得知我的情况后,十分关心,特意写了封信委托我最要好的同学送到我家。信上说学校已免除了我拖欠的和来年的所有学杂费,要我马上回去上课……工友们见我还在犹豫,帮忙捡起我自学的书籍后,就把我往工棚外推。

就这样,我又来到了学校。好友租住房间的电灯泡功率有40瓦,光线较好。我近视,又没有配戴眼镜,夜晚学习时,眼睛经常凑到书本上去了。他问明情况后,就买了盏台灯回来供我专用。在那间出租房里,我像饥渴的人见到了水源一样,经常通宵达旦学习……

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时,我认为自己考得较好,只填报了某知名高校的某专业。班主任老师和好友听后,一致建议我填报一所公费师范院校保底。高考分数公布后,果然如他俩所料,我以两分之差,没有达到那所高校某专业的录取分数线,而是被一所公费师范院校提前录取。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暗自庆幸起来。

大学毕业后,我被组织分配在老家邵东工作。六年后,我考调到高中时的母校工作。三年半后,考调到县直机关工作至今。我在母校工作时,那位班主任已经退休。那位不知名的老师和好友研究生毕业,先后去了南方,如今都发展得挺不错……

此时,窗外天寒地冻。透过办公室的玻璃,我仿佛又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点灯人,在冰天雪地的深夜里,陆续点亮台灯,照耀着前行的人。刹那间,我的眼前就模糊不清了。

(周志辉,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